

中国散文诗

郭风 选编

中 国 散 文 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002号

湖南新华书店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92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40 印张：6.25 插页：2

字数：187,000 印数：1—82,500

ISBN 7-5404-0845-6

I·665 定价：2.50元

小的是美好的

——《玲珑文学丛书》前言

现代生活的鞭子，把人们抽得像陀螺般旋。夜里还不曾睡得踏实，一早醒来，又是繁忙的连轴转。生活节奏的急速带来了人们阅读心理的变化。似乎多数人越来越疏远长厚重大的部头，对短薄轻小的文学样式却表现出一种亲近。

有一位英籍德国经济学家写过一本历数发达大工业生产弊端的书，名为《小的是美好的》。

于是，我们也想起“小”来。

我们请专家们从古今中外文学瑰宝的仓库中清点出如一粒粒灵丹似的玲珑之作，把这些“玲珑”串在一起，汇集成了现在摊在你面前的若干小册子。

“灵丹一粒”，意在“点铁成金”。

愿这些作品，能点化我们繁忙的生活。

生命是需要不断充实的。

珍惜我们平时所不以为然的分分秒秒，珍惜被“现代节奏”切割得非常细碎的光阴，不让其在无聊的手指缝中漏出，而给以文学的淬火，那么，我们的生命自会辉煌起来。

“物微意不浅，感动一沉吟。”

愿您喜欢我们这一套书。

湖南文艺出版社诗歌散文编辑室

1991年8月

目 录

鲁 迅七章	1
沈尹默三章	16
周作人一章	18
刘半农四章	19
郭沫若五章	23
许地山四章	29
徐玉诺三章	32
徐志摩二章	35
茅 盾四章	39
王统照五章	47
冰 心二章	52
郑振铎二章	54

朱自清一章	57
瞿秋白一章	59
朱大舟二章	61
高长虹二章	64
巴 金二章	66
丽 尼四章	68
焦 菊隐二章	76
李 广田三章	78
缪 崇群五章	82
阿 塼五章	89
陆 蠲三章	96
何 其芳二章	99
唐 疾四章	104
莫 洛……月光曲（外一章）	112
陈敬容……渴意（外一章）	114
郭 风……豆芽菜（外一章）	118
徐柏容……雪朝	122
唐湜……水之恋	124
柯 蓝……致失落者（外二章）	125
蓝 曼……柳丝（外一章）	129

圣 野	梦	131
屠 岸	海岛之夜（外一章）	133
羊 眇	园	137
王知十	明山	138
丁 芒	啊，无言的戈壁	140
耿林莽	落叶：列维坦的秋天（外二章）	142
陈文和	风动石	145
李 耕	欲风欲雨（外二章）	146
孔 林	油灯（外一章）	148
杨子敏	樟子松啊 樟子松	150
张 歧	猎（外一章）	153
黎焕颐	财富	155
肖 岗	蜗牛、蝙蝠和松明	157
李昆纯	残荷	159
李 萌	鸥鸟飞去了	160
严 阵	落日	161
柯原	光的赞歌	162
唐大同	激流（外一章）	164
洪 洋	松风阁新记	166
宫 垚	古剑	168

张 宇 仁	林中速写	169
胡 昭	绿的记忆	171
秋 原	成吉思汗（外一章）	173
文 牧	五月，细雨长桥	174
纯 人	梦地	175
金 波	钟情（外一章）	177
门瑞瑜	顶针儿	179
许 淇	雨霖铃（外二章）	180
管用和	沉默（外一章）	183
王恩宇	在风浪里	185
黄亦波	阳台上的小客人	187
樊发稼	山顶	189
楼肇明	与枯树对话	191
张 长	幸福与危难（外一章）	193
徐慎贵	流光集	195
陈少松	致欢乐的女孩	198
刘 虔	苦涩的珍奇（外一章）	199
徐成森	豪华别墅	205
王宗仁	白刺根的价值	207
方航仙	榕树，吹奏着乡音	208

李希英	………	小小的江湾	………	210
甘景山	………	分界线	………	211
峭 岩	………	写给小路	………	212
张如腾	………	编竹篮子的老人	………	214
陈志泽	………	题古田会议旧址	………	215
贾宝泉	………	野草，野草	………	217
森 森	………	人间的爱与天上的爱	………	219
于宗信	………	心的独白	………	222
陈慧瑛	………	海色（外一章）	………	224
朱谷忠	………	橱窗里的木制女郎	………	227
谢明洲	………	夕照	………	228
陈章汉	………	记忆之楫	………	230
叶廷滨	………	暗河	………	232
桂兴华	………	不眠的纪念碑（外一章）	………	233
马 力	………	万泉河	………	235
严 炎	………	山中云	………	237
韩嘉川	………	远离爱情	………	238
罗 丁	………	岷江看竹	………	239
李松樟	………	守夜	………	240
		后记	………	241

鲁迅七章

这样的战士

要有这样的一种战士——

已不是蒙昧如非洲土人而背着雪亮的毛瑟枪的；也并不疲惫如中国绿营兵而却佩着盒子炮。他毫无乞灵于牛皮和废铁的甲胄；他只有

自己，但拿着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的投枪。

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

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

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们都同声立了誓来讲说，他们的心都在胸膛的中央，和别的偏心的人类两样。他们都在胸前放着护心镜，就为自己也深信心在胸膛中央的事作证。

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微笑，偏侧一掷，却正中了他们的心窝。

一切都颓然倒地；——然而只有一件外套，其中无物。无物之物已经脱走，得了胜利，因为他这时成了戕害慈善家等类的罪人。

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在无物之阵中大踏步走，再见一式的点头，各种的旗帜，各样的外套……

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他终于不是战士，但无物之物则是胜者。

在这样的境地里，谁也不闻战叫：太平。

太平……

但他举起了投枪。

1925年12月14日。

火的冰

流动的火，是熔化的珊瑚么？

中间有些绿白，象珊瑚的心，浑身通红，象珊瑚的肉，外层带些黑，是珊瑚焦了。

好是好呵，可惜拿了要烫手。

遇着说不出的冷，火便结了冰了。

中间有些绿白，象珊瑚的心，浑身通红，象珊瑚的肉，外层带些黑，也还是珊瑚焦了。

好是好呵，可惜拿了便要火烫一般的冰手。

火，火的冰，人们没奈何他，他自己也苦么？

唉，火的冰。

唉，唉，火的冰的人！

古 城

你以为那边是一片平地么？不是的。其实是一座沙山，沙山里面是一座古城。这古城里，一直从前住着三个人。

古城不很大，却很高。只有一个门，门是一个闸。

青铅色的浓雾，卷着黄沙，波涛一般的走。

少年说，“沙来了，活不成了。孩子快逃罢。”

老头子说，“胡说，没有的事。”

这样的过了三年和十二个月另八天。

少年说，“沙积高了，活不成了。孩子快逃罢。”

老头子说，“胡说，没有的事。”

少年想开闸，可是重了。因为上面积了许多沙了。

少年拼了死命，终于举起闸，用手脚都支着，但总不到二尺高。

少年挤那孩子出去说，“快走罢！”

老头子拖那孩子回来说，“没有的事！”

少年说，“快走罢！这不是理论，已经是事实了！”

青铅色的浓雾，卷着黄沙，波涛一般的走。

以后的事，我可不知道了。

你要知道，可以掘开沙山，看看古城。闸门下许有一个死尸。闸门里是两个还是一个？

——原载《国民公报》“新文艺”栏，1919年8月20

日（选自《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

影的告别

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就会有影来告别，说出那些话——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

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

朋友，我不想跟随你了，我不愿住。

我不愿意！

呜呼呜呼，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

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

然而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我姑且举灰黑的手裝作喝干一杯酒，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

呜乎呜乎，倘若黄昏，黑夜自然会来沉没我，否则我要被白天消失，如果现是黎明。

朋友，时候近了。

我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

你还想我的赠品。我能献你甚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但是，我愿意只是黑暗，或者会消失于你的白天；我愿意只是虚空，决不占你的心地。

我愿意这样，朋友——

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

1924年9月24日。

秋夜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映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

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人们叫他们什么名字。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小了，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蝴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她于是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仍然瑟缩着。

枣树，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先前，还有一两个孩子来打他们别人打剩的枣子，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连叶子也落尽了。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他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他简直落尽叶子，单剩干子，然而脱了当初满树是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但是，有几枝还低亚着，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而最直最长的几枝，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睐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

鬼睐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

树，只将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而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地映着许多蛊惑的眼睛。

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

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吃吃地，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周的空气都应和着笑。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灯火的带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后窗的玻璃上丁丁地响，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不多久，几个进来了，许是从窗纸的破孔进来的。他们一进来，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丁丁地响。一个从上面撞进去了，他于是遇到火，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气。那罩是昨晚新换的罩，雪白的纸，折出波浪纹的迭痕，一角还画出一枝猩红色的栀子。

猩红的栀子开花时，枣树又要作小粉红花的梦，青葱地弯成弧形了……我又听到夜半的笑声；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看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头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遍身的颜色苍翠得可爱，可怜。

我打一个呵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1924年9月15日。

(选自《野草》，北新书局1927年初版。)

过 客

时：

或一日的黄昏。

地：

或一处。

人：

老翁——约七十岁，白须发，黑长袍。

女孩——约十岁，紫发，乌眼珠，白地黑方格长衫。

过客——约三四十岁，状态困顿倔强，眼光阴沉，黑须，乱发，
黑色短衣裤皆破碎，赤足着破鞋，胁下挂一个口袋，支
着等身的竹杖。

东，是几株杂树和瓦砾；西，是荒凉破败的丛莽；其间有一条似
路非路的痕迹。一间小土屋向这痕迹开着一扇门；门侧有一段枯树根。

(女孩正要将坐在树根上的老翁搀起。)

翁——孩子。喂，孩子！怎么不动了呢？

孩——(向东望着，)有谁走来了，看一看罢。

翁——不用看他。扶我进去罢。太阳要下去了。

孩——我，——看一看。

翁——唉，你这孩子！天天看见天，看见土，看见风，还不够好